

巴斯德傳

第一章 一八二二年——一八四三年

那些老教區的舊登記簿裏，詳載了各區人民的宗系，就是最微賤的家世，也可以追查得出來。在夫郎詩拱德省（Franche-Comté）莫脫教堂裏，在十七世紀之初的一本舊登記簿裏，可以查出巴斯德的名字。他的祖先多是農夫，原在羅畢耳弗茲（Reculfoz）那個小村裏組成了一個部落，依賴着教堂過活，但是後來漸漸分散於國內。

離諾索瓦（Nozeroy）不遠有個地方叫米耶若（Miéges），這個地方的登記簿裏有得尼·巴斯德（Denis Pasteur）和霞娜·達裴（Jeanne David）在一六八二年二月九日結婚的登記。從這位得尼以後，巴氏宗系便不斷的記載下來。得尼住在卜列尼色脫村（Plénissette），他的長子克洛得（Claude）是在一六八三年在這個地方出世的。後來得尼在斗圍村（Donay）逗留一些時日，便離開米耶若山谷，跑到洛姆易（Lemuy）去充當磨夫。他的主人夫郎索瓦（François）是玉多越普貝（Udressier）的伯爵，法皇沙洛第五（Charles V）的大臣的貴族後裔。

洛姆易這個地方有廣闊的平原環繞着，一羣一羣的牛有那平原上的青草養活着。遠望那朱氏（Joux）森林裏的松樹，緊緊的排立着，好像無數軍隊的行列似的。那黑幽幽的森林，把那碧色的天際顯得格外深遠。巴斯德的祖先就在那

廣大無邊的地方生活着。那古老的山毛櫸和那些菩提樹的蔭影籠罩着一個教堂，在這教堂附近的草叢中，可以尋得着一塊墓碑。巴斯德有幾位祖先眠在那塊石碑的下面，石碑上簡簡單單的刻着：「此處依次列葬……」

洛姆易那個磨坊的荒跡，至今還存在，克洛得·巴斯德的婚約是在一七一六年在這磨坊裏當着撒蘭 (Salins) 的皇家錄事昂黎·時羅 (Henry Girod) 的面前簽字的。他的父親和母親都聲明不會寫字，但是婚約上有這對未婚夫婦克洛得·巴斯德和霞娜·伯耳 (Jeanne Belle) 的簽字。這位克洛得仍繼承做磨夫，但是他在一七四六年死的時，洛姆易的教堂的登記簿裏僅記他是個勞工。他有八個孩子，那年紀頂青的叫做愛式露諾 (Etienne)，是在離洛姆易數公里的蘇卜脫村 (Supt) 出世的，就是路易·巴斯德 (Louis Pasteur) 的曾祖父。

什麼進取之念，什麼願望使他離開呂辣 (Jura) 來到撒蘭？他是想求得那真正名實相符的「獨立」！因為依當時有效的慣例，夫郎詩拱德省還有些農奴。就是說人民在法律上不能自由處理他們的身體和產業。他們祇能依賴着貴族或教士過活。得尼和他的兒子曾經做過玉多越昔貢的伯爵的農奴。愛式露諾力求自由，在三十歲的時候達到了他的目的。這是在一七六三年三月二十日在皇家錄事沙黎 (Jarry) 面前寫的那張契約可以證明的。馬黎·夫郎索瓦 (Messe-Philippe-Marie-François) 是玉多越昔貢的伯爵，是愛克婁 (Ecleux)，克辣芒 (Cramans)，洛姆易和其他的地方的地主。他特別的施恩，允許釋放他的農奴——撒蘭的製革匠愛式露諾·巴斯德。契約上訂着：從此以後，愛式露諾和他未生的後裔永遠免除農奴的待遇。巴斯德當時在玉多越昔貢的伯爵的住宅裏付給四塊金路易（法國金幣名），價值二十四磅。

次年，他和夫郎索瓦茲·朗伯（Françoise Lambert）結了婚。他倆在尚卜打夫附郭（Champtave faubourg）共同建立了一個小製革場，享受了神仙似的圓滿的快樂，生了十個孩子。那第三的叫昂黎（Henri），生於一七六九年，續傳了巴氏的宗系。一七七九年六月二十五日，撒蘭市政府議決頒發入籍證給愛式露諾，使有免稅的權利，因為他原來是庶卜脫的人氏，現在要求做撒蘭的居民。

昂黎·巴斯德在二十歲的時候，跑到博桑松去尋覓製革的生意，但是沒有長久。他的妻朱兒當（Gabrielle Jourdan）在二十歲的時候死了。他自己再娶之後，在二十七歲的時候也就死了。還是第一個妻留下了一個小兒子，叫做若色夫·巴斯德（Joseph Pasteur），是在一七九一年三月十六日出世的。這個孩子就是路易·巴斯德的父親。始而由他的祖母扶養，繼而由他的兩位姑母扶養。他所受的扶養是很細心的，但是所受的教養是很有限的。那時候祇要能讀皇上的佈告就夠了。而且若色夫仍然要在製革業上謀生，繼承他的父親和祖父的行業哩。

若色夫在一八一一年被徵為兵，在一八一二年和一八一三年與西班牙作戰。他屬於戰線的第三團，他的職守是追逐西班牙北方各省那著名的米納（Espoz y Mina）的匪衆。當時傳說敵人在荒山的關口中製造火藥，他那無數的黨羽是由英國的巡洋艦供給軍器和糧餉，他拉了許多婦人和老年人在他的後面，還有許多小孩子充當他的偵探。在一八一二年五月裏，有一兩次，那位可怕的米納幾乎被擒了；到了七月裏，他仍然像平常那樣強悍。法國人急須組織易於調遣的縱隊，再來佔據海岸，好和法國鞏固交通。戰事嚴重得很，米納和他的從者正在不斷的圍困第三團和第一百零五團的分遣隊，因為這些分遣隊幾乎是孤立的。笛索寫道：『多少勇敢的壯士不得揚名啊，如果在較大的戰場上，一定得了獎賞』

和榮譽的獎章哩。』

我們在第三團的登記簿裏，可以一行一行的檢閱這個勇敢的軍隊；在那無數的行列當中，可以尋出一位兵士，服務非常勤懇，經過了許多可怕的苦難，於一八一二年七月一日陞爲伍長，於一八一三年十月二十六日陞爲守衛，名叫巴斯德。這個軍隊在一八一四年一月尾回到法國，便編爲洛瓦師（division Leval）的一部分。該師還不足八千人，又要在巴許羅波（Bar-Sur-Aube）和四萬衆的敵人交戰。所以這第三團被呼爲『勇中勇』。笛頁司（Thiers）在他的領事權與統治權的歷史（Histoire du Consulat et de L'Empire）裏寫道：『假使拿破崙僅有這樣的兵士，而沒有任何其他的軍隊，那大戰的結果一定是不同的。』皇帝感覺了不少的勇氣，頒給了許多十字的獎章。巴斯德在一八一四年三月十日做了守衛少校。兩天之後，便榮受了陸軍勳章。

三月二十一日阿西許羅波（Arcis-Sur-Aube）之戰，洛瓦師又要起來抵抗五萬敵人——俄國人，奧國人，巴維利亞人（Bavarois），福日伯人（Wurtembergeois）。巴斯德是屬於第三團第一營，回到笛昔頁（St. Dizier）之後，又於四月四日急進到風帶不落（Fontainebleau），因爲拿破崙在這個地方集中他的兵力。這營兵於今只賸了八個軍官和一百七十六人。翌日十二時，洛瓦師和第七隊殘餘的兵，齊集在白馬旅館的院子裏，拿破崙檢閱了一下。這些兵士在西班牙，在法國，戰爭都非常勇敢，他們還顯露着很深的熱誠。這種態度給了拿破崙片時的歡慰，他們便高聲歡呼：『到巴黎去！』他們的勇氣這麼驚人，而耐伊（Ney），洛飛布兒（Leleuvre），武頂諾（Oudinot），馬克多納耳（MacDonald）這些將軍却冷淡而不服從，都對拿破崙聲明：這個時候進軍巴黎，是愚蠢的舉動。

馬猛 (Marmont) 之背叛，激起了事變；皇帝看見自己被棄，便讓了位。若色夫·巴斯德的一營，在四月九日開到歐兒 (Eure) 去了，在四月二十三日祇好換上了白帽章。他和高瓦勒上尉 (Capitaine Coignet) 一樣，沒有得到那傷心的機會去和皇帝告別。

一八一四年五月十二日，皇帝稱第三團為多帆隊 (Régiment Dauphin)，在斗圍重新組織。守衛少校巴斯德就在那兒免職了，就回到博桑松去了。他和那班由平民發跡的人們，都把拿破崙看做半上帝。那些勝利的記錄，那些平等的原則，和那些散佈各國的新理想，都在閃爍的眼光中互相追隨着。那些半俸的軍官們，年老的守衛們，擲彈的士卒們，農村的兵士們，由那無上的英雄世界降到日常的單調，警察的監視，和貧窘的憂慮，實在是一種殘酷的磨難啊！他們那受了傷痕的愛國心加上了個人恥辱的情感，益覺不堪其苦啊。若色夫抱着「聽天由命」的決心，回復了他從前的行業。由愛耳巴回來，好像他那無名生活放出了快樂和希望的光線，但是跟隨而來的又是那同樣的幽暗。

他住在尚卜打夫附郭，孤單的工作着，很適合他的性情和興趣，於今却偶然發生了騷擾。撒蘭縣長邦斯勒耳 (M. de Bancarel) 是保皇黨的忠實黨員，他命令拿破崙最後的兵士們（當時被呼為洛瓦兒強盜），把所有的指揮刀交到縣署。若色夫很勉強的聽了命；但是他聽說這些榮耀的兵器決定作警務上用，並且歸警察使用，他便不能忍耐他的憤慨了。他認出他自己那守衛少校的指揮刀，給一個警察掛在身上，他便向那人強奪那把刀。於是引起了很大的公憤。這個城裏那些拿破崙的黨徒和軍官們都集合起來了。這個城當時還是由奧國的軍隊鎮守，縣長請求那位團長鎮壓這種反抗的行動；但是這位奧國軍官不但拒絕了這個請求，而且聲明他深深的了解那位前守衛少校的軍人的情緒。若色夫獲

得了大眾的同情，便得以永遠保有他的指揮刀。

他很平安的回復了他的工作，結識了鄰居的園丁們。他們的花園是在他那製革廠的對面，怒河（*furiense*）的那邊岸上。這個河並不見得配稱這個名字。若色夫常往水邊的石階上，注意看一位青年的女郎，每逢破曉的晨光，她就在那花園中工作。不久，她看出她的一舉一動很能引起那位老兵士的興趣。——其實年紀還很青，那時不過二十五歲——她的名字是愛式耐脫·羅吉（*Jeanne Etenette Rogui*）。

離撒蘭四公里遠的地方有個鄉村叫馬諾茲（*Marroz*），這位女郎的父母就是那個地方的人氏。他們的家庭是最古的平民家庭。據撒蘭的登記，遠自一五五五年就有位羅吉在葡萄場裏工作，一六五九年有燈匠和鉛管匠名羅吉的。這個家庭的人互相親愛，達於極點，所以有『親愛如羅吉』這個諺語。他們的遺囑上題及兄弟對於兄弟、伯叔對於子姪之親愛。一八一五年，愛式耐脫的父親和母親在撒蘭的附郭生活得很安樂。他們的女孩是很謙虛，很聰明，很和藹的。若色夫便向他們要求和她結婚。他們好像是天生的一對；他們的天性的差異，適足以增加他們的相互的愛情。他是很沉默的，他和緩的和謹慎的心靈好像被他的內心生活吸收着；她是很活潑的，富有想像力和敏捷的熱心。

這對年青的夫婦遷到多耳（*Dœ*），安居在皮匠路。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只活了幾個月；在一八一八年來了一個女兒。四年之後，在他們那低微的家庭裏一間小房裏，在一八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五這天上午二時，路易·巴斯德出世了。

後來又生了兩個女孩，一個生在多耳，一個在馬諾茲羅吉宅裏。若色夫的岳母於今是個孀婦，她想到她那高邁的年

不能允許她久管她的財產，便將她所有的產業分給她的兒子克洛得·羅吉和她的女兒愛式耐脫。

若色夫爲着家庭的利益，由多耳遷到馬諾茲。這個地方附近有條小河，雖然有建設製革廠的可能，但是這個地方不適宜於他的職業。這個房子雖然經過了多次的變更，但是始終負着『巴斯德宅』的字樣。這位有藝術興趣的老戰士，在裏面一個門上，畫了一個兵士，着了舊式軍裝，於今變爲農夫，正在那兒耕地。這個畫的背景是蒼色的天空和遠離的小山。這位農夫停住了他的工作，倚靠着他的鋤頭，回想那些過去的光榮。畫中的缺點是很容易批評的，但是寓有無限的情意。

路易·巴斯德的記憶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；他記得他很快樂的在愛葛耳比頁兒（Aiglepierre）那條路上跑去。若色夫·巴斯德在馬諾茲住的時期並不長。他在阿波瓦（Arbois）隣近租了一個製革廠，帶着妻子兒女在那兒安居樂業。

巴氏——路易·巴斯德之簡稱，後做此——這時在阿波瓦公學附屬小學裏上學。那個時候的教授法是互相教學；學生分爲若干組；一個孩子教其餘的孩子讀，其餘的孩子隨着高聲朗讀。那位教師羅諾（Renard）往來於各組之間，指導各組的組長。巴氏是最小的一個學生，特別希望得到這個頭銜。在開始的幾年當中，巴氏並沒有什麼特殊的表現，不過是個平常的好學生罷了。他得獎品是不很費力的。他歡喜買新書，在每本書的第一頁上，得意揚揚的寫上他的名字。他的父親想一面求自己的長進，一面教孩子，便幫助兒子在家裏預備功課。每逢例假，他的小朋友們常來邀他去遊玩。他最歡喜垂釣，很贊賞他的同學費色耳（Verdel）的擲網。但是他不願意捕鳥；他見過一個受傷的天鵝，感覺非常悲傷。

除掉爲他的小朋友們而外，巴氏的門是不常開放的。若色夫雖不是一個驕傲的人，却不易於交友。他的言語和態度都不像是退職的守衛官，他絕不談戰役，也絕不入咖啡館。他的軍式禮服是用陸軍勳章的華麗絲帶裝飾的，潔淨得沒有一點塵漬。每逢星期日，他就穿起這件大體服，不動聲色的在阿跋瓦往博桑松的路上散步。這條路從那些種了葡萄樹的小山間穿過。在路之左，靠多耳那邊，在廣闊的平原上，樹林的高處，有那伐當塔（Tour de Vaders）的遺跡，用那英雄時代的一種纏綿的魔力籠罩着整個的風景。他一路默想着目前的生活，既有工作，又有內人的幫助，是沒有什麼困難的，祇憂慮着將來。這個孩子是很用心很覺悟的，但是已滿十三歲了，除掉圖畫而外，還沒有學得什麼，將來變成什麼結局？阿跋瓦的朋友們雖然給了路易一個藝術家的頭銜，只能滿足他父親一半的願望。可是他的圖畫是很堪贊賞的，姑且不談他那些炭畫和筆畫，只談他第一次開創的一張顏色鉛筆畫吧，下筆非常穩當，凡是看見的人，無不被他那現實主義所感動。這張畫是他母親的小影：一天早晨，她戴着白帽，披着藍綠色的格子呢的圍巾，打算上菜市去。她的兒子請求描寫她的時候，她正是這個樣兒。這張畫是經過細心研究的，很像老畫家的作品。那一雙向前直看的明眸，照耀着一副有權威的面容。巴氏從小就留心觀察當時的戰事，因爲他愛國的觀念是很深的。他的父母們天天苦苦的工作，除掉每天的麵包而外，就是爲着他們的孩子的教育，這是巴氏看得很清楚的。

阿跋瓦公學的校長羅馬勒（Romanet）常想提高學生的心情和意志，使用「贊賞」和「敬愛」來鼓勵路易。他認爲教授能使人增加一倍的價值，教育便能使人增加十倍的價值。他首先發見路易的天才還潛隱着不少，還沒有在這位刻苦的學生身上現出光明的成功。

羅馬勒和巴氏在學校的院子裏散步的時候，以哲學家和教育家的興趣，盡力啓發這位青年的天性——遠慮與熱誠。這位學生鎮定他那燦爛的明眸，靜聽他那位可敬可愛的教師談他的前程，怎樣準備投考巴黎高等師範。

巴比頁上尉(Capitaine Barbier)是巴黎衛戍司令部裏一位職員，每逢假期常來到阿波瓦。如果把路易送到巴黎去上學，他願意負責照拂。無論他們怎樣勸告，若色夫總不肯決定。沒有滿十六歲的孩子，送到離家這麼遠的地方！送到博桑松中學，不是很好嗎？還有什麼比阿波瓦公學的教授的頭銜更可貴呢？一定要到巴黎進高等師範嗎？除掉這些問題之外，還有錢的問題也得要顧慮到哩。

巴比頁上尉答道：『最後這個問題是很容易解決的。拉丁區福洋丁巷有個預備學校，校長巴兒伯先生(M. Barbier)是夫郎詩拱德省人。他對待你的兒子，一定像他對待其他許多同鄉的青年一樣——就是減少費用。』

最後，若色夫相信了，巴氏就決定在一八三八年十月尾啓程了。他不是隻身前往，他親愛的同學費色耳也到巴黎去預備學士學位。這個青年沒有什麼奢望，他有一種很快樂的性情，對於每天來到的工作很滿意；他對於別人的成功，尤其是對於巴氏的成功，非常贊賞而欽敬。他希望和巴氏永是知己的朋友。這兩個孩子的友誼很足以減少雙方家庭的懸念。旅行之困難和時期之長久使他們格外感覺離別的悲傷。在博司脫旅館的院子裏繫馬車載行李的時候，他們吻別的手續重行了二十次。十月裏一個淒涼的早晨，在一陣霰和雨的當中，那兩個孩子只好坐在那油布蓬的裏面去了。費色耳雖然下了決心，祇思想那些明智的事理，自慰着在四十八小時之內就可以到繁華的巴黎；巴氏雖是毅然決然的奔走他的前程，完成他的學業，自慰着不久就可以攷入高等師範；但是他倆看着鄰家的房屋一座一座的離去，阿波瓦的教堂

的方塔漸漸的愈離愈遠，他們的心不知不覺的起了強烈的收縮。

巴氏到了巴黎之後，對於那繁華的都城，並不感覺什麼興趣。他那堅強的志願，雖已顯露在他那沉思的面孔上，但是他的悲傷太深，竟直非理可喻。柔弱的人們的悲哀是可以從談笑中顯露出來的。而巴氏是個沉默的青年，不歡喜談天，所以誰也不疑心他有很深的悲哀。但是，每當同學們入了睡鄉，福洋丁巷裏寂靜無聲的時候，他總是醒臥在床上，一遍一遍的默吟這個動情的詩句：

思家寐不得，

夜漏何其長！

巴兒伯學校的學生是在聖路易中學裏受課。巴氏求學的志願雖然堅決，但是他那思家之念早把他帶回家去了；他被思家病佔據了。他對費色耳說：『如果我能夠吸到那製革廠的院子裏一陣空氣，便覺得痊癒了。』巴兒伯陪他消遣，盡力設法轉移他的思念，終歸無效。最後，他恐怕他思家成疾，便想到有通知他的父母的必要。

十一月裏一天早晨，有個人很神祕的對巴氏說有人找他。巴氏讓他引到一個小咖啡館裏，看見一個人坐在一個小棹傍，雙手遮着臉，正在深深的默想；那是他的父親。『我來接你回去。』這樣簡單的一句話，不需要其他的解釋，父子兩人就了解了雙方的懸念。

巴氏回到阿波瓦公學之後，他的感想如何，我們不得而知，但是從他那猶豫的生活上，可以斷定他的心靈是不安定。

的。在一八三九年之初，他又回復了從前的嗜好，重新提起了那些顏色鉛筆，不久就超乎他的畫師波安竹黎貢（Pointu）之上。巴氏這年所得的獎品比從前更多。所以在那年之末，這些上等社會人們的恭維和羅馬勒的勸告，又提醒了進高等師範的願望。

阿波瓦公學裏沒有哲學班；回巴黎去，又似乎可怕的很。巴氏便決定進博桑松公學。他在那兒可以繼續他的研究，攷他的學士學位，和預備高師的考試。那是最聰明的解決。因為博桑松離阿波瓦只有四十八公里，他的父親每逢集期要到那兒去賣他所製的皮。

巴氏進了夫郎詩拱德省皇族公學。他的哲學教授多納（Damas）是高師的老學生，考試合格的教授，年紀很青，頗有雄辯之才；他管理學生，發展學生的本能，指導學生的意志，都很合理。那位科學教授達兒來（Dalry）可不能鼓起學生同樣的熱誠。他是個中年以上的人，從前的學生不像如今打破沙鍋問到底，所以他常常惋惜那寶貴的舊時代。巴氏的許多問題常使他感受很大的困難。那繪畫的名譽於今不能使巴氏滿足了。他第一次給一位同學畫的一張像，雖然在會客廳裏展覽着，可是巴氏並不覺得有什麼光榮。他在一八四〇年一月二十六日寫信給他的父母：『這些東西都不能引導我進高師。與其從談話中得到千萬個稱贊，不如在公學裏得個第一。……親愛的爸爸，星期一是市集的日期，我們星期日可以晤談了。假使我們看見多納先生，便同他談談高師。親愛的妹妹們，讓我再和你們說一次：努力呀！互相親愛呀！人們做慣了工作，便不能離開工作而生活的。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從工作裏產生出來的啊。誰能致力於科學，誰便能出人頭地啊……但是我希望這些忠告是累贅的，我相信你們每天必抽很多的時間學文法，互相親愛如同我愛你們一樣，並』

且等候着我考入高師的快樂的日子來到咧。』在他終生的生活中，他那溫和的可愛，和他那工作的可敬，是互相平行的。他在一八四〇年八月二十九日得了文學士的學位。那三位考試員都是文學博士。他們對於巴氏的成績報告是：『希臘文和拉丁文屬於優等；修辭學、醫學、歷史和地理也是優等；哲學優等；初等科學最優等；法文作文優等。』

這年十月初，皇族公學校校長越伯葛（Rebecqand）派人來請他去做副教師。學生數目的增多和學校行政的改變，是貢獻這個位置的原因。這個聘請可以證明這位校長很尊重巴氏的品格，因為他攷學位的成績並沒有表現出什麼特殊的光輝。

這位青年教師的薪俸是從一八四一年一月開始的。他是算學特別班的學生，在自修的時候，他是同班的指導員。他那誠摯而莊嚴的態度，很足以使他的職權易於發生效力，所以同學們很自然的服從他。他時常記着那遠離的家庭，他設法加強他父母的力量，教育他的妹妹們；她們並不像他那樣歡喜勤勞。在一八四〇年十一月一日，他——還不上十八歲——聽說她們很有進步，心裏非常歡喜，便寫了下面這封信，雖然有點老學究的態度，可是很足以表現他那熱切的情感：

『親愛的父母，親愛的妹妹們，我同時接到你們寄來的兩封信，我以為發生了特別事故，原來不是如此。你們寫給我的第二封信，給了我一個很大的愉快。這封信說妹妹們有了堅決的意志。親愛的妹妹們，立志是一件重要的事啊；工作隨着志向，成功隨着工作，幾乎是不變的定例啊。『意志』，『工作』，『成功』是人類生存的三個重要的條件。『意志』是那光明而快樂的事業的大門；『工作』便是入室的旅程；這旅程的盡頭有個『成功』來慶祝你的努力啊。』

『親愛的妹妹們，既是如此，假使你的意志是堅強的，不問你們的工作如何，一定已經開始了；你們祇須努力前進，自有成功的一日啊。萬一你們在中途蹣跚起來，一定用手來扶助你們；如果沒有話，那末只有上帝能夠奪去這個助手，上帝自己就得負責完成他的工作。……』

『親愛的妹妹們，我希望我的話能夠感動你們，我希望你們能夠了解，深印在你們的腦裏作你們的嚮導！再會。你的哥哥。』

根據巴氏所寫的信，所愛的書，所選擇的朋友，都足以證明他的人格在當代青年中是特出的。他想到過去的思家病，便覺得意志在教育上應該佔第一個位置，所以他每天盡力發展這種領導的能力。他專心研究做人的道理，便發見了做人的大定律。凡是有益於我們的思想的，一點也不可以疏忽。幼年所讀的書都對他發生了堅定的影響。在他的眼中，一本好書是一種好動作常常的重現；一本壞書便是一個永遠不能矯正的錯誤。

夫郎詩拱德省當時有一位年老的著作家，據聖波夫（*Sainte Beuve*）的判斷，他是個正直人，也是個古代的文學家。他的名字是多羅茲（*Droz*）。他認為虛榮心是那些破產的和無目的的生活的因緣；節制是一種智慧，也即是快樂的要素；許多人的事業都被那無故的煩惱弄得悲慘而煩難了，所以他盡力宣傳理性的重要和避免的方法。他自己的生活正是當代文學家的榜樣，態度非常和藹，富有忍耐性的確像是熱誠和仁慈化成的。從三十餘年來，他所以用各種不同的樣式把他的論快樂之藝術（*Essai sur l'Art d'être heureux*）一次一次的出版，似乎是很自然的。

巴氏寫信對他的父母說：『多羅茲先生借了一本小冊子給我，我仍然保存着。我從來沒有讀過比這個更有智慧，更』

有道德的書。我還有他另一部著作，寫得更好。我在年尾把這些書帶來給你們看看吧。無論何人，讀了這些書，便感覺一種不可抵抗的魔力鑽進了靈魂，使靈魂充滿了一種最高尚最寬大的情感。我所寫的話，沒有一句是過分的。我每星期日做禮拜的時候，祇讀多羅茲的著作，我不管那班假信教的愚人們怎樣說，我相信我這樣做，很符合最高尚的宗教觀念。」

他的職位決定了，便報告他的父母：『我有件很快樂的事報告你們：一位副教師有了食住，還有三百法郎的報酬！』他覺得這個數目已是很大的了。他在一月二十日又寫道：『在這個月尾，學校就該付錢給我了；我老實說我實在不值得這些薪俸。』

他對於這個很平常的待遇，覺得非常滿意，十分熱心的工作，在這封信裏還寫着：『我單獨的有一間房子，是一件很大的幸事；我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做自己的工作；我不致被那些最費時間的細事來煩擾。我察覺我的工作已經有了變化，許多困難都能平滑的過去了；這是因為我有更多的時間來戰勝牠們。我努力的工作，繼續不斷的努力，將來放入高師，一定要考在前列。但是你們不要以為我操勞過度；我對於健康上必需的休養，是特別注意的。』

他除掉監督同學們自修而外，又被校長派着指導那班攻學士學位的學生們復習算學和物理。他覺得全家只有他一人享受求學的權利，心裏未免難過，便自願供給他的妹妹若色芬娜（Josephine）的學費。他寫信道：『我帶教些私人的功課，是很容易的事。我已經拒絕了好幾個學生二十和二十五法郎一月的私課。我所以拒絕了，是因為我沒有充分的時間做我自己的功課。』但是他現在決心依從更大的理由。他的父母都贊成他這種友愛的志願；但是，不但不肯接受他那慷慨的建議，反而願意補助他，如果他需要受些私課來充分的預備高師的攷試。他覺得他的妹妹要想升級，必須乘早

好好的預備功課，便以孝的權力寫信對他的母親說：『若色芬娜在年內應該好好的用功，我請母親不要常時差遣她去
做雜事，要讓她有充分的時間做功課。』

米詩列(Michelet)在他的幼年回憶錄裏這樣敘述他和他的學友波安索(Poinsot)的親密：『那互相信仰和互相啓示的希望是無限而無厭的！』巴氏對於博桑松公學哲學班裏一個學生沙畢易(Charles Chapuis)確有同樣的情感。這位年青的哲學家是很慷慨很和藹的，他有一張石印像，上面有「路易·巴斯德」的簽字。十九世紀的雕刻家(Les Graveurs du XIX^e siècle)這本書曾述及這張像，並且給了巴氏一種出乎望外的稱贊。在這本書之前，藝術指南(Guide de l'Amateur des œuvres d'art)已經述及巴氏的一張顏色鉛筆畫，是在美國離波士頓很近的地方發見的。這張畫畫的是巴氏的另一位學友馬兒古(Marcou)他遠離了家鄉，所以特別恭敬的把沙畢易的像安置在他自己的像的旁邊。凡是友誼在能力上和克己上所包含的一切，以及猛帶虐(Montaigne)所說的『兩個靈魂化合爲一，連縫隙也看不出來』，正是巴斯德和沙畢易所經驗過的。

兒子的孝敬，哥哥的友愛，朋友的信實，這些人生快樂的甜蜜是巴氏所認識得很清楚的；他的生活永遠滲透着這些幸福。他所愛讀的書籍對於這種寬宏的情感，增加了不少的波瀾。沙畢易很關心而且很欽佩這位創造之神，因為他以堅決的精神，作科學的探討，追求一切事理的證實，而且很熱心的讀拉馬丁的沈思(Méditations de Lamartine)。研究科學的學生們往往漠視文學，也像研究文學的學生們漠視科學一樣；巴氏却不然。他把文學另外保存了一個地位；他視爲思想的指南。有時候他把著作者或演說家提高到極點，純粹因為他在一頁或一句裏看見了一種最高情緒的描寫。他

因爲沙畢易的關係，改變了他的思想，定了一種共同的生活。所以沙畢易到巴黎去預備高師的時候，巴氏便熱烈的想同他一道去。沙畢易對他說：『你在我的身邊時，我覺得好像是全夫郎詩拱德省伴着我。』這對青年朋友的愛情該是多麼甜蜜啊。巴氏的父親恐怕又像一八三八年那樣不幸的情況，經過一番攷慮之後，不允許他馬上就去，他說：『明年吧』。

一八四一年開學的時候，巴氏繼續兼任學監和學生兩職，仍願隨算學特別班受課。但是他時刻想着巴黎，『巴黎那個地方，研究的工作是比較精深些。』沙畢易的一位同學，名叫伯兒丹（Berin），在假期內曾和巴氏會過面的，他在巴黎進過算學特別班，現在以第一名考入了高師。

巴氏在十一月七日寫信給他的父親：『假使我今年考不取，我想我頂好到巴黎去再讀一年。萬一必須這樣做去，有什麼方法可以使我不致花費多錢，請你先想一下。據我看來，再研究一年算學，一切都更清楚更容易了。我全班的同學今年投攷高師和高工（Ecole Polytechnique）一個也沒有攷取。就是全班中成績最優的一位，曾經在里昂學過一年算學，也是名落孫山。我今年的教師是很好，我相信今年一定有很大的進步。』

他考過兩次第二。當他的物理考第一的時候，他說：『這個增加了我將來的希望。』他另一次考算學的時候，他又說：『假使我考得很高，也是應當的，因爲我的頭都考痛了。我每次考試，總是弄得頭痛。』他唯恐他的父母憂慮，忙接着說：『但是每次頭痛的時間都不長，考完後不過一個半鐘頭就覺得痊愈了。』

巴氏沒有跟沙畢易一道到巴黎去，心裏非常懊悔。他便決定自己預備高工，同時也預備高師。他的一位導師布沙（Bouche）使他有考入高工的希望。一八四二年一月二十二日，巴氏寫信對他的朋友說：『今年我準備考兩個學校，不